

# 名家贤士齐聚陵河 共话民族文学发展

##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学首届陵水论坛成功举办

论坛动态

###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陵水创作基地成立

两天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民族评论家、作家和学者围绕着我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发表了真知灼见，同时，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民族文学》杂志社还分别给陵水授牌，成立陵水创作基地。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秘书长、《民族文学》副主编赵曼彪介绍，陵水创作基地成立后，将会经常组织各民族作家在陵水及海南其他地区深入基层、生活进行采访创作，邀请少数民族名家来陵水举办培训班，对黎族文学爱好者授课等；《民族文学》将拿出一定的版面，支持发表基地作家的作品等，争取把基地办实、办活、办好，为繁荣黎族及中华多民族文学搭建更好的平台，努力实现以文学拉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生态建设的美好愿景。

陵水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郑文秀表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民族文学》杂志社在陵水设立创作基地，对繁荣陵水的民族文学创作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陵水县委近日作出决定，明年将加快研究制定《陵水建设文化强县规划纲要》，加快推进文化强县战略，打造陵水文化品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经济发展“强筋壮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民族文学》陵水创作基地成立将是贯彻县委决定的一大重要举措。

据了解，全国目前民族文学创作基地已有15家，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

(本版文图 阿涂)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学首届陵水论坛举行

12月26日至27日，陵水黎族自治县美丽的陵河河畔，迎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民族评论家、作家和学者，他们汇聚一堂，共话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之道。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评论都进入了一个十分活跃的黄金机遇期，此次论坛旨在促进南方地区多民族

文学生态良性、均衡发展，特别是为海南多民族文学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和更多智力支持。据了解，此次论坛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海南省文联、作协主办，民族文学杂志社、陵水县委宣传部协办。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丹增，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长，青

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吉狄马加，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等发来贺信，认为本次会议是在今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以后，落实会议重要精神、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及评论事业的一项具体举措。“我们共同保有对中华多民族文学生态的一份热爱相聚在一起，这是一个值得记忆与体

味的时刻。这个时刻带给每个人的感受与遐想，都将延展为中国多民族文学长河的一脉清流，流向更深、更远的海洋中去。”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民族作家、评论家张燕玲、冯秋子、李少君、李朝全、赵志忠、高虹、顾建平、阮波、杨彬、王海、李鲁平、李美皆、汪家生、胡性能、李朝德、钟翔，以及

海南省评论家杜光辉、徐仲佳、房福贤、李景新，黎族作家龙敏、亚根、高照清、黄仁柯、金戈、唐海南等，就我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现状及发展趋向、全球化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评论现状以及新的学术观点、少数民族新生代作家创作透视、海南黎族文学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 精彩发言

#### 黎族诗人、陵水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郑文秀 大力发掘传承黎族文化

黎族生存的民俗、民风与厚重民族的文化样式，例如船型房屋、纹脸、纹身等，这些源源不断的自身创造的文化符号，最让我们去思考、挖掘、传承、宣扬、呐喊。



陵水自公元610年开始设置县制，到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各民族在这里居住、生活，创造并累积下了伟大灿烂的文化。

文化是一个区域的灵魂，它牵动着区域发展的每一根神经。黎族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民族。

这个民族存活中的一系列元素和符号，构筑着其自身发展的本质和文明进程的灵光。尽管黎族没有文字，它的语言和汉语也有不同之处，但是，黎族生存的民俗、民风与厚重民族的文化样式，例如船型房屋、纹脸、纹身，还有婚嫁、丧葬、祭祀、信仰、崇拜等等这些源源不断的自身创造的文化符号，最让我们去思考、挖掘、传承、宣扬、呐喊。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学首届陵水论坛在陵水成功举办，这对海南来说，是黎族文化发挥自身的优势，担当起文化传承与创新，从而推动起黎族文化发展的一个很好的牌子。对陵水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重大文化盛会，对打造“诗意陵水”这个文化品牌将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首届陵水论坛，对于民族文化来说将是一次心灵与心灵的碰撞、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将对我们寻找自身的差距、进一步挖掘自己的潜力、拓宽文化创作发展的新思路，特别是参与融入大文化的建设和推动民族文化的研究与创作上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

陵水县委、县政府已经吹响文化强县号角，陵水黎族自治县一定会加快推进文化强县战略，打造陵水文化品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经济发展“强筋壮骨”。

#### 《南方文坛》主编 张燕玲 少数民族创作闪耀梦想星光

尽管文学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会不时发现民族地区的文学新作中某些值得珍视的东西，那些与汉文化有差异性的东西，仍常常闪耀着我们梦想的星光。



1990年代以来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军事发生了世界性的变局，加上传媒技术与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不同的民族、地域、性别、阶层、认同，融合在全球化、地方性、族群性的环境中，又因作家个性特点、美学理想、写作追求、创作风格、文化趣味的不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日渐多样。

我国是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民族地区有着差异性、思想情感的独特性，是民族文学的丰富的资源。在这两者之间去探求人类的普遍的共性，才是民族文学的优势所在。

目前的少数民族创作，大致可从三个方面去把握：

第一是民族的书写。也就是现实与梦想、民族的属性就在现实与梦境之间。我常常行走于民族地区，也常常感叹那些充满民族个性的生活习俗在现代化的双刃剑下，渐行渐远，但生活深处民族暗语依然潜行。尽管文学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会不时发现民族地区的文学新作中某些值得珍视的东西，那些与汉文化有差异性的东西，常常闪耀着我们梦想的星光。

第二是女性的书写。她们较少用外在的意识形态规划约束自己的情感与思维，投射出具有女人个体对于历史、命运、爱情的体验、感悟、情绪和理解。这种从身体内心向外部世界的开掘，是女性“身体中的灵魂写作”。

第三就是多样的写作。就是本土化与现时性。少数民族文学的多样化书写，既呈现了当代民间社会是如何在大时代中蜕变消解，又流露出浓郁的民族韵味和民间文化的气息，初步建立了带有普适色彩的美学风格，他们以小说、诗歌散文创作体现少数民族文学的地方性关怀，或关注同胞的底层挣扎和沉默，或亲近自然土地，或抒写遭遇现代经济时代冲击下民间社会残存的诗性。

#### 黎族作家、海南省作协副主席 亚根 黎族作家缺乏灵魂的情感抒写

黎族作家的散文抒写使得文化之乡情达到探寻人类精神原乡的高度和深度。但最主要的是缺乏一种直逼灵魂的情感深度抒写。



黎族的书面文学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可以说，其散文也像小说那样锐不可当地崭露头角，王海最早以《酒到醉时歌更多》、《爸爸和酒》等散文佳作牵头登陆《五指山文艺》，王艺紧跟，在中国少数民族最高文学刊物《民族文学》唱出响亮的《洗衣歌》，符玉珍以《年饭》率先荣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自此以后，它像一股潮流似的变得愈发痴情和激进，一路崎岖坎坷却也一路如歌行板地走到了今天。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黎族的散文作家走的是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否定自我、重塑自我、超越自我的艰难成长之路，不断透视出精心耕作和控断三根须的苔青精神，也弥漫着一种苦难的思辨的哲学意味。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或许是用力不当，或许是弹力不足，他们大多数人的情感温度所转化而成的最终成果，还是缺乏作为时代思想所需要的穿透力和超越力，缺乏那种怀有大悲悯大忧患大使命感——不惜牺牲一切世俗代价的大文学殉道者。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文学能量的转化不一定达到预期的理想目的，文学情感的营造存在着难于跨越和突围的困境。

黎族作家的散文无不贴近母体的富有心灵真实色彩的抒写。这种抒写总是反映出作家对传统人伦亲情的渴求珍重，及其对家园的眷恋与神往。这主要表现在无论是意境营造还是主题展现，都与传统文化心理经验在内蕴上表现出某种一致性，因此，他们的作品里蕴涵着丰富的黎族文化、民俗、风情、物产等诸多地域文化特色，并以此作为物化审美、生态伦理、情感寄托，表述了真实而深沉的民族情感，使得文化之乡情达到探寻人类精神原乡的高度和深度。

诚然，黎族作家的散文还有不足之处，最主要的是缺乏一种直逼灵魂的情感深度抒写。

####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 王海 “陵水现象”受人瞩目

梳理近几年黎族文学的发展，发现陵水现象不可忽视。目前值得注意的已发表的黎族文学作者有四位，其中两位是陵水籍的作者：黄仁柯、唐明凯。



黎族文学发展到今天才30多年历史，但是成果还是丰硕的，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黎族文学突出特点有两个：一个是新人辈出，一个是佳作迭现。

从创作成果来看，21世纪以前，像龙敏、符玉珍等都获得少数民族文学奖，但是整体成果数量是单薄的。进入21世纪以后，作者的人数剧增，创作成果也蔚为可观。从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数量来讲，21世纪以前纯文学作品只有龙敏的一部《黎乡月》，21世纪以后正式出版的作品集包括长篇小说已经超过了40部，其中不少的作者都是后起的新人。

2002年龙敏的《黎乡月》，黄仁柯的《张氏姐妹》出版，其中龙敏出了50万字的作品，是一部分量非常厚重的，代表了目前黎族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的作品。梳理近几年黎族文学的发展，发现陵水现象不可忽视。目前值得注意的已发表的黎族文学作者有四位，其中两位是陵水籍的作者：黄仁柯、唐明凯。黄仁柯出版了一本《猫在人间》，陵水作者占了七部。

黎族诗人郑文秀2012年以后在文坛横空出世，同时遍地开花。很多作家对他的作品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创作刷新了民族诗歌的标准。

从以上来看，陵水籍的黎族作家的创作在整个黎族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如何评价这样一个贡献？

在陵水籍作家的题材把握上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比较典型的是黎族题材的创作。第二个是陵水籍作者把握的非黎族题材的创作。以作家的民族身份来划定作品的民族归属，这个在学术界已经是达成共识，我也是坚定不移地赞同这个观点，不然你根本没有界限、没有框定的话很难开展研究。

#### 空军指挥学院文艺评论部主任 李美皆 警惕文化被全球化所淹没

作为一个作家，尤其是作为一个民族作家，保持一种文化上的警惕和清醒的头脑非常重要，要警惕这种文化被全球化所淹没、所兼并和消灭。



在全球化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民族文学同样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和挑战。

第一个问题就是民族生活和公共的社会生活，少数民族有自己的传统，这种传统的东西不仅不能丢弃，还应该进行很好的吸纳、弘扬和光大，不能被社会的公共性淹没掉；第二个是历史与现实，历史的东西不能丢弃，当然我们也不拒绝当代性，也不拒绝现代化，但是如何更好地在这种发展的进程里头，能够重视自己的历史，重视自己的传统，守住自己的根，我认为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第三个方面就是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我们当然要有一个很明确的鲜明的认同意识，或者国家文化的认同意识，要有一种归属感，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但是同时我认为中华文化是多样化多元化的，同时也应该发展或者不断地壮大本民族的文化；第四个方面，身份与写作，民族作家是少数民族，他的写作当然是少数民族文学。我觉得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作家，尤其是黎族作家，本来人数并不是非常庞大，因此我觉得他们可以或者需要更多地关注本民族的文化生活。第五个是母语写作，母语与汉语写作，黎族有自己的口头语，但是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在语言表达方面会存在一些瓶颈或矛盾；第六个是，我们的作家也可以更多地吸收自己的民间文学或者是口头文学的东西；第七个就是地域性和民族性；第八个是传统写作和新媒体写作，如何坚持民族写作，坚持传统的纸质写作，这显得意义重大。

因此，民族文学不仅要应对这种挑战，而且要巩固和强大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文化的自律自觉，跟自己的文化的创造来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里头。

#### 广东省中山市文化批评协会主席 阮波 文学应有“林鸟晚归巢”之美

少数民族的文学表达，我想应当中的美应该是像林鸟晚归巢的美，这是我愿意看到的一种特别棒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状态。



分析此题目就是要在几对概念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一个是陌生与标识；其次是他乡与故乡；还有一个是现代与新生代三个问题。

所谓的民族文学，它应该不仅仅是像我们看到的荷马史诗里面的那种马背上的民族所呈现出来的雄浑壮丽的场景，和他们征服异域的情感在里面。其实，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学，它应该就是为了安顿自己的身心，然后去表达。这里头它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本民族的表情在里面。而且文学的表达，我想象当中的美应该是像林鸟晚归巢的美，这是我愿意看到的一种特别棒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状态。

文学怎么去呈现少数民族独有的魅力，作为这个民族的作者是责无旁贷的。我们在创作过程中要让读者看到他们觉得陌生的东西，这个应该是我们本民族当中的标识，这个应该是一个文学上的策略与策划。所以独特性还是占据首位的，在少数民族的文学类别上、文学的呈现上，我们应该如何去凸显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气韵和不同，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其次是他乡与故乡的话题。南方是改革开放的重镇，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它的文化建树形成了一些独有的特色。南方容纳了不同地域的文化、语言，各种文化在这里呈现各美其美。他乡与故乡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不是赞同包容而更赞同的是圆融，如果在他乡与故乡做更深入地写作，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第三就是寻根和地方制的问题。其实地域性的创作，从寻根文学，像刘心武、韩少功，他们开始写作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大批用地域写作作为根据地的作家，但是到我们再往后的那一代，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所谓的乡愁的写作状态。